

读 · 书 · 文 · 丛

色 彩 集

冯亦代

生活 · 讀書 · 新知 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色彩集:回忆与评说/冯亦代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4

(读书文丛)

ISBN 7-108-01398-3

I. 逝… II. 冯…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9387 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15,000 千字

200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ISBN 7-108-01398-3/I·257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1	七彩的故事(代序) 黄宗英
10	进入“角色”
13	读书可疗心疾
16	无聊才读书
18	珍贵的回忆
21	从相声看人生
26	旖旎旧梦与新感受
30	从《苍天在上》到《木凸》
35	值得人人一读的书
39	揭开阿里王朝历史的韩幕
44	《瓦尔登湖》序
48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序
51	讲心里话并祝译文社成立 20 周年

58	露天剧场的惆怅
62	庆祝香港回归述怀
68	喜洋洋与忧悒感
73	庖厨一梦
77	如斯牛命
81	向日葵
85	陋居
89	“七重天”乎“重庆”乎
94	记王安娜
98	哭金近
102	怀念与反思
109	祭赵家璧
114	我与丰子恺
118	见难不见亦难
124	访美国中西部日记
138	三部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149	欧茨的新作《花痴》
156	美国新女作家金凯德
163.	艾里森生前作品的出版
170	一个美国梦

177	布卢姆斯伯里的故事
186	巴埃特的《未建成的通天塔》
194	门肯与德莱塞的交恶
198	女批评家玛利·麦考赛
202	笔扫纽约的伍尔夫
206	橡树园人的傲慢与偏见
210	以海明威作广告
213	传记家的困惑
216	正经与荒唐
220	巴黎的咖啡店与名人
224	创作的动机
229	写作时的怪脾气
232	写作习惯
236	英国两代姊妹作家
240	狄更斯生活中的女性
243	20 大卷的女皇英语

七彩的故事(代序)

黄宗英

己卯夏至,没有彩粽、没有碰蛋,我已被判定患的是:“疑难杂症”,并通过“191”把我小儿子阿劲从远方催到北京与医生密谈。我被关在医院日夜 24 小时封闭治疗、严密看守,真恨不得“翻墙越狱”,家里还有生死莫测、险象环生、86 岁七次脑梗塞之后的老伴冯亦代!

我想像亦代必定懊丧万分痛不欲生,没想到亦代得知我“身陷囹圄”,他“漏了网”,却猛孤丁来了精气神;赶紧在家蹒跚学步,学会自己起床,拒绝护工于小娟搀扶……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病倒了,不要着急,病重时我来服侍你,若病情加重,我一定不离开你的床边。”当然他说话或以后给我打电话,都是口齿不清、嗫嗫嚅嚅、吞吞吐吐,但照实写太急人并有骗稿费之嫌,请看官各自想象,反正从此我家电话就常常占线了。他给我打一次长

长的电话用的时间，飞机也能从北京飞到上海了，说明这个站也站不稳、一天要量三四次血压脉搏的老汉，突然觉得自己伟大起来，刚强起来，要把最重的担子挑起来。

1999年6月22日，他让老阿姨给我送来浓浓的鸡汤、鸡大腿和凝冻得像璞玉般的新蚕豆瓣炒磨的豆瓣酥。王阿姨68岁了，是我病弱空巢之家的顶门杠、最高领导了。我说：“你跟爷爷说，我在这儿营养够了，我决定不省钱，专门点有高蛋白的贵菜；在医院里，谁家有了岔样的菜都分给我尝鲜……”王阿姨笑眯眯斜眼睇我：“爷爷猴急让我赶快把这封信递到你手里，还粘得密密实实，我又大字不识一个，他呀，日夜连做梦都想着你。”

我赶紧拆信，已闹不清是入院来第几封情书了，信封里只一张 3.8×6 厘米的便笺，写得密密麻麻，称呼 My——我的什么？两个英文单词我不认识，一准是“儿童不宜”，不查字典也罢。我是绝不敢跟他学英文的，也绝不敢把他兴冲冲教我的英文放入我的大脑储存，天知道不小心当众脱口而出会闹什么尴尬笑话。

冯亦代写道：

我想我们倒霉的日子（指双双病倒而他

被抢救四五番),是已经到头了,今后是一片锦绣前程。你的病因根源已查找到,可望痊愈,我也可以一天一天好起来。

天啊!在海外报刊误传他已经死亡,在好朋友们正肝肠百转孕育着悼念他的诗文,在中央宣传部正核对他的出生年月日的时刻,他竟肯定说:

我觉得我们倒霉的日子已经过完了,以后就只能是好日子了。我有这样的信心。不久,你可以从医院中出来,我也能自己走路了。我们可以像两个孩子一样玩了。我祝祷这样的日子快快来临,也就在眼前了,我在祈祷上苍让我们的最后的日子,过得有快乐的色彩……

我的眼镜有些模糊了,啊,色彩。

那是在我还没有被禁锢在医院之前,每每要立马当时去为他买急着非看不可的书。每每看到他狼吞虎咽一本又一本大部头的书,我都嫉羨不已。我进了医院,晚间在葡萄架下听病友们神聊海侃,我也能插几句国际大事、中国小道、天文、考古、江河汛情、钢铁、汽车、化纤、棉种的最新情报,病友们觉得奇怪:连门也出不去,怎知最新号外?答:来自“冯亦代广播电台”。一天,按着他的购书

单我去到中国图书大厦搜书，也为自己买来一册《闻一多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歪歪咧咧拎着两包老重的书回家，赶快特意声明《闻一多诗全编》是为我自己买的；不然他会霸住所有新书，坚持“初看权”。下午三点以后，他不再看书，并仿佛刚刚发现我，问我怎么不说话。我铺展自己贴了许多小纸条的《闻一多畅想曲》。我慨叹自己曾为赵丹去昆明一带采访，在他无缘无故被撤扮演周恩来任务之后，我倒吸一口大气，写出八万多字的《闻一多畅想曲》。供阿丹酝酿拍摄用剧本参考，可惜……。冯亦代是认识闻一多的，“一二·二一”学生运动又谁人不知。冯一生又是个当不了诗人的诗迷。我就有心为他朗读了几句《记忆》：

记忆渍起苦恼的黑泪，
在生活的纸上写满蝇头细字，
生活底纸可以撕成碎片，
记忆底笔迹永无磨灭之时。

当老人近记忆退化时，远记忆往往更趋明晰。我勉励亦代写些“碎片”（因为他说病后不能结构词语、句子、段落和长文章），我说：“就时不时想起什么就来点儿“碎片”。我说：“你不同于我，我早

年生活是在大哥哥大姐姐的羽翼下跟着蹦跶，大事他们写了，我当时现在也都闹不清，也绝对不想闹清楚笔笔旧账，让懂得清账的人去清吧。敌我友都在变化着，一些行为连挂在“贷方”还是“负方”都伤脑筋，所以我不写历史大事，以后我真走不动了，要写些忘不了的演员生活中的小事；而你不同，大半个文坛你可是个场面上重要角色。阿丹曾对我说过：重庆的、香港的、上海的左翼剧运影业，若是没有你这位国民党造币厂当家副厂长和拍板买下的最先进印刷机，以及你这位“洋场良少”、“路路通”、“百有份”，许多大事是根本办不成的。国民党、中统、军统、青红帮、袍哥，你都能“吃讲茶”、“拍肩胛”、“叙金兰”、“排名次”……你不讲清楚能咽气吗？他无奈半晌、沉默一柱香：“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夫啊！”我大叫：“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清晰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哇！……我到底嫁了个什么人？！

他固执起来像一座石墩。我婉言说：“没让你写交代，只希望你把当时的事情，来龙去脉理一理。”

“理又怎样？不理又怎样？”他反问。

把我噎住了：“是啊，对个人来说，理不理都不

怎么样。不管我们是曾怎样活过来，努力活过来，但忠奸黑白大是大非千秋功罪是由历史不停顿的滚动的筛选机来分类的。此刻我们都是好人，勤恳敬业的人，常常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也许30年后，我们被讪笑为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老顽固。这由不得个人，由不得良心。虽然我知道大家都讲点良心并不能攥得住前进的舵把……”

“民众整体素质是国家兴亡的水——水。”他总是一句话盖我车轱辘一串说不清的话。

“二哥，咱们今天怎么谈起这么严肃的问题？我不是你的对手。咱俩大脑都刚受过伤，咱先不想水的流向、水的载重临界度、赤潮在水域的比例……咱写小水滴、水泡泡、咱只舀一小勺水，既然你和我都不写点什么就仿佛自己没活着……我贪馋地吃着98岁的邓师母新送来的肉粽——邓师母春节没来，我还当她病了，琢磨无论如何该去看看她，可她家电话总没人接，敢情她去了哈尔滨还有南方一带，去开《邓散木金石篆刻展览会》去了，去演讲了，还出了一本《邓散木生平》（师母讲述、编辑整理）。“二哥，你就写写可怜的美人儿张洁怎么啦？巴荒的命运又反映了社会的什么啦？写写无微不至关怀你的张抗抗，写程乃珊，当然还有

程迺欣犹如你的亲妹妹……

冯亦代哈哈大笑，笑个不停。

我趁亦代高兴又给他读了闻一多的《色彩》：

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

自从绿给了我发展，

红给了我热情

黄教我以忠义

蓝教我以高洁

粉红赐我以悲哀

在完成这帧彩图，

黑还要加我以死。

从此以后，

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

因为我爱他的色彩。

我俩都沉醉在色彩的光环中，久久。他又握着我的手，抚摸，久久。

他说：“我还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

“二哥，你已经修改过三次了，修改遗嘱要两位律师一起来，还得重新改写、签字。二哥，遗嘱着重于具体要办的人间事，至于‘笑着迎接黑的美’可以补充在其他散文、警句、三言两语里。”二

哥时不时在他的紫绦色笔记本里写点啥，尊重个人隐私，我不翻查他的日记本，有时瞄一眼，也看不清他那一小团一小团的盘龙字写的是啥。我的视力在急剧下降，但总有人会参透破译他的盘龙小麻团，会有的。

二哥笑说：“我仿佛觉得人濒死一回，抢救一回，悟性就高一截。”

“那就多玩几回吓唬人吗？可别，我怕。”

二哥缓缓的：“我们的日子不多了，我们要比任何时候过得更甜蜜。让我们的生活笼罩在快乐的色彩里。但最好是让我先离开你。”

“抽签吧。”

“以前我总想当然是应该我先走，现在你病得那么重，我要活下去，好让你在最痛苦的时候，最后的时刻，也能笑着，在我的怀里，我把你抱起来……”

“抱起来？！”

“抱起来，迎着快乐的颜色。”

“那我先借你一只一公斤的哑铃吧，两只使劲时会打着你自己的头，要抱就抱稳了，别把我‘窟窿咚’扔在地上，我可不饶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王阿姨探头：“今儿公母俩讲什么故事，那么高兴？”

冯：“七彩的故事，你不看见？彩虹……。”他望着家居七重天外越来越小的蓝天。

王阿姨遗憾地：“咋不早招呼我们看哪？”

我说：“早了不到火候！”

二哥笑得闭不拢嘴，紧紧捏我的手，仿佛这淘气事是我们俩的秘密。就这么，先悄悄把金婚过了，七十岁以后结婚一年顶十年。再把个人和双人共同工作计划配兑配兑，打个20年规划怎么样？不太短吧，那时一个才107岁，一个95岁，听说，目前120岁的人瑞比例在增长，老没完没了活下去总得打点打点。正是，李清照《晓梦》诗曰：“共看藕如船，同食枣如瓜。”

且相伴，在生命的暗夜里醉入破晓的梦。

不这么着，又怎么着？！

进入“角色”

我喜欢书，即使闻闻书本中纸张与油墨的清香，也感到心花怒放。平日一册在手，看得有趣，往往废寝忘食，所以家中总以“书痴”目我。说我痴，他们只看到我的外表；但在内心里，我也承认自己痴。痴在何处？即我在看书时，每逢看到好处，不免自己的身心也进入到书中的“角色”。好像演员在舞台上演戏，演到好处，不由得为所饰剧中人的“角色”左右。进入剧中人物的“角色”，是好演员；但读书而进入书中人物的“角色”，不免有痴人之嫌了。

小时即喜欢看小说，看了《封神榜》，便对土行孙的土遁本领，不胜艳羡，往往一书在手，而自己的“神”却已如土行孙似的钻入地下，到我想去的地方了。看了《水浒》，一时便变成在景阳岗的武松，他在打虎，我好像就在老虎面前亲自动手，和

他一同大打出手。

稍长，读了《史记精华录》，为项羽兵败垓下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一掬同情之泪，也为汉高祖“大风歌”的雄伟气魄所感动。不仅想做孟尝、信陵，而且也为朱家、郭解的行侠尚义所振奋，如此等等，脱不了自身进入书中人物的“角色”。因此往往弄得咄咄书空，神魂颠倒。大人们以我为忧，怕我将来没出息，可是我却不以为意，宁愿做我的白日梦，感到乐趣无穷。

我从小就死了母亲，由祖母和奶妈带领长大。家里表姊妹表弟兄很多，他们都有母亲，而我却没有，因此我很小就养成自怜自爱的脾性。以后读了郁达夫的小说，他书中那种寂寞心情，闲愁万千和处处感受到不为人理解的自卑感，马上使我一书上手，即进入书中人物的“角色”。我当然知道郁达夫写的只是小说，即使是夫子自道，也不免有夸张情感的成份在内；但是我还是不能免除进入他小说中“角色”的际遇。我读了他写的《采石矶》，便为黄仲则的潦倒坎坷所感动。黄仲则喝酒，我也喝酒；他写诗，我也学着做诗；他愤世嫉俗，我也愤世嫉俗。一个时期下来，竟使我养成了无病呻吟的习气。我明知这只是郁达夫写的小

说,而由于他的进入“角色”,过分强调了黄仲则的落落不群,可我还是跟着他进入黄仲则这个“角色”,亦步亦趋。当时我有个十分要好的同学,我竟目他为洪稚存,向他细诉我的心曲,却受了他的一番嘲弄;这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从此不再和他来往。这事为朋辈知道,大家笑我的痴,不过我的这种心情,却始终扭转不过来。

如今年事已到古稀,离休之后,有时翻翻我读过的喜爱书册,这种进入“角色”的旧病,又会重现眼前,当然没有年少时的那种冲动了;但不能自己则一,可说是痴了一生。